

震盪盪集

郝祖侯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● 责任编辑 晓力

● 封面设计 秦文清

ISBN 7-5043-1322-X/I·119

定 价： 12.00 元

震 荡 集

(下册)

郝祖侯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00134226

第41
52/2

震 荡 集

(下册)

郝 祖 侯 著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贵阳学院图书馆



GYXY1342261

震 荡 集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)

河北玉田刘典屯印刷厂

※ ※ ※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 29.1印张 700(千)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册 定价: 12.00元

ISBN 7—5043—1322—X/I·119

震 荡 集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)

河北玉田刘典屯印刷厂

※ ※ ※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 29.1印张 700(千)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册 定价: 12.00元

ISBN 7—5043—1322—X/I·119

第五十一章

接新指示 计甩狗特务 涉葫芦河 喜进根据地

暮色沉沉，寒风瑟瑟。火车震颤一整天，一出咸阳站，好几个女生便开始呕吐。程大队长与王指导等车也没下，直驶西京。腾凤拦住王大姐疑惑地问：“大队负责人那儿去了？他们不在，他们象群龙无首……”她双眼一看，嘴一努，右食指朝东一点划，抿嘴直笑。他们一同来到队部组织的辩论会上。列出的辩论题是“男女平等”。举止端庄、办事沉着的于大哥坐在环形的队列中，执意觅些歪歪道理，举出许多可驳却也难驳的例证，牵强附会，硬说男女是平等的；所谓不平等云云，纯属庸人自扰。气得代表女方的邹思奇大姐奋起反驳。她慷慨激昂，振振有词，也列举了成罗成堆的例子，证明无论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人身自由上，男女均不平等，除了母系社会之外，直至当今。吴驼子随着举了几个著名的母老虎“河东狮子吼”，煞有介事地反驳邹大姐的论点，当即被女生队哄回去，皮娃娃揪住他的耳朵驱出会场。搞得吴驼子吱吱哇哇，连声讨饶。这番窘态又乐得大家格格直笑。突然见程大队长、王指导领着一个身披斗篷、戎装楚楚的高个子，神气活现地走了进来。经介绍他原来是第二战区驻西安办事处主任，一位上校官儿。他鼓动舌簧，满嘴老西子腔调：“诸位爬山涉水，一路辛苦。兄弟代表阎司令长官，特地来看望大家，并致慰问。每人发一套新棉军装，从今起，日伙食每人增两角，以资改善……兄弟因公务繁忙，不克羁身，特托陈、王两位，带领大家径赴宜川学校。顺祝一路平安！再见！再见！”随及照章看看

第五十一章

接新指示 计甩狗特务 涉葫芦河 喜进根据地

暮色沉沉，寒风瑟瑟。火车震颤一整天，一出咸阳站，好几个女生便开始呕吐。程大队长与王指导等车也没下，直驶西京。腾凤拦住王大姐疑惑地问：“大队负责人那儿去了？他们不在，他们象群龙无首……”她双眼一看，嘴一努，右食指朝东一点划，抿嘴直笑。他们一同来到队部组织的辩论会上。列出的辩论题是“男女平等”。举止端庄、办事沉着的于大哥坐在环形的队列中，执意觅些歪歪道理，举出许多可驳却也难驳的例证，牵强附会，硬说男女是平等的；所谓不平等云云，纯属庸人自扰。气得代表女方的邹思奇大姐奋起反驳。她慷慨激昂，振振有词，也列举了成罗成堆的例子，证明无论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人身自由上，男女均不平等，除了母系社会之外，直至当今。吴驼子随着举了几个著名的母老虎“河东狮子吼”，煞有介事地反驳邹大姐的论点，当即被女生队哄回去，皮娃娃揪住他的耳朵驱出会场。搞得吴驼子吱吱哇哇，连声讨饶。这番窘态又乐得大家格格直笑。突然见程大队长、王指导领着一个身披斗篷、戎装楚楚的高个子，神气活现地走了进来。经介绍他原来是第二战区驻西安办事处主任，一位上校官儿。他鼓动舌簧，满嘴老西子腔调：“诸位爬山涉水，一路辛苦。兄弟代表阎司令长官，特地来看望大家，并致慰问。每人发一套新棉军装，从今起，日伙食每人增两角，以资改善……兄弟因公务繁忙，不克羁身，特托陈、王两位，带领大家径赴宜川学校。顺祝一路平安！再见！再见！”随及照章看看

各班的内务，这是蒋家治军的形式主义。吴驼子时而吹口哨，时而又轻轻哼“游击队”调子：“没有吃，没有穿，自有我们的阎锡山，没有枪，没有炮，自有老西造……”王指导的牯牛眼，连鼓几下，他才消声敛迹地离去。当送走那一位上校先生搭车回西京后，王指导顺手塞给腾凤一份《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西安接见新华社记者的谈话》。腾凤使个鬼脸，扑哧一笑：“这位上校适得其人呀，对阁下怪深信，嘿嘿！”老王得意地点点头，他那蒜头鼻紧皱了几下，“那是呀！在西京自由自在当他的官，那屑于奔波榆林、西安公路？天气冷，灰尘大，没吃没喝怪艰辛的，所以我一提代劳，让他留步西安，他龟孙就乐得莫名所以，千嘱托万嘱托，莫完莫了。那正合孤意，何乐而又不为哉？”腾凤顺手拍拍他的肩头。恰恰吴飘穿件马皮短大衣，姗姗走来。王指导乐呵呵地指拍：“最妙的，是那位不识相的家伙，唾沫四溅，一再述说老吴在秋林咋样不可靠呀，托我把他设法扣起来。”腾凤差点笑破肚皮，好久好久，才从嘴边溜出：“真他妈活见鬼呵！这无异让刘备扣关云长那般荒唐可笑……”吴飘听了一会，也吃吃发笑，“老王！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就这么一堆肉，你看着办吧，任凭于你啊！”他们笑得两眼合成一条缝。王指导抿着嘴唇，发出川南的粗浊音：“关心关心时局，阁下物色个僻静角落，率先谈谈，然后将简报迅速递传。不可遗失，或延误！”腾凤一推开彭总的《讲话》，大吃一惊，“胡宗南率部大举进犯陇东，被我坚决击退……自丘林会议后，阎锡山挑起新旧军冲突。绥德何绍南大搞磨擦……”彭副总司令坚决谴责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，声明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的自卫立场。他脑海生出串串思虑，“既若此，一百八十余人去蹈火坑？入虎口？”于是收起简报，一声不吭还给王指导。快吹熄灯哨时，王指导信步来找腾凤，边走边问：“读了简报你意见咋样？”“乍来咸京古都会，羊羹浇馍寡滋味。……山雨已来风满楼，迎飙欢寻风起处，孰云可未？当觅明灯众无愧！”他

各班的内务，这是蒋家治军的形式主义。吴驼子时而吹口哨，时而又轻轻哼“游击队”调子：“没有吃，没有穿，自有我们的阎锡山，没有枪，没有炮，自有老西造……”王指导的牯牛眼，连鼓几下，他才消声敛迹地离去。当送走那一位上校先生搭车回西京后，王指导顺手塞给腾凤一份《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西安接见新华社记者的谈话》。腾凤使个鬼脸，扑哧一笑：“这位上校适得其人呀，对阁下怪深信，嘿嘿！”老王得意地点点头，他那蒜头鼻紧皱了几下，“那是呀！在西京自由自在当他的官，那屑于奔波榆林、西安公路？天气冷，灰尘大，没吃没喝怪艰辛的，所以我一提代劳，让他留步西安，他龟孙就乐得莫名所以，千嘱托万嘱托，莫完莫了。那正合孤意，何乐而又不为哉？”腾凤顺手拍拍他的肩头。恰恰吴飘穿件马皮短大衣，姗姗走来。王指导乐呵呵地指拍：“最妙的，是那位不识相的家伙，唾沫四溅，一再述说老吴在秋林咋样不可靠呀，托我把他设法扣起来。”腾凤差点笑破肚皮，好久好久，才从嘴边溜出：“真他妈活见鬼呵！这无异让刘备扣关云长那般荒唐可笑……”吴飘听了一会，也吃吃发笑，“老王！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就这么一堆肉，你看着办吧，任凭于你啊！”他们笑得两眼合成一条缝。王指导抿着嘴唇，发出川南的粗浊音：“关心关心时局，阁下物色个僻静角落，率先谈谈，然后将简报迅速递传。不可遗失，或延误！”腾凤一摊开彭总的《讲话》，大吃一惊，“胡宗南率部大举进犯陇东，被我坚决击退……自丘林会议后，阎锡山挑起新旧军冲突。绥德何绍南大搞磨擦……”彭副总司令坚决谴责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，声明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的自卫立场。他脑海生出串串思虑，“既若此，一百八十余人去蹈火坑？入虎口？”于是收起简报，一声不吭还给王指导。快吹熄灯哨时，王指导信步来找腾凤，边走边问：“读了简报你意见咋样？”“乍来咸京古都会，羊羹浇馍寡滋味。……山雨已来风满楼，迎飙欢寻风起处，孰云可未？当觅明灯众无愧！”他

颇垂襟正色，不露丝毫声色。但却心有余悸地细谈起他被大队长导引跨进十八集团军办事处。临离开，办事处人员一再叮嘱谨防特务照像和跟踪盯梢。果如其言，走出七贤庄，刚过革命公园，即遭盯上了，穿了几重街，还没甩掉。适逢狭巷一理发店，急躲进去，乘隙又走入店后厕所假意出恭，瞬即逾墙，进了另一条街，才将死对头一甩千里。他越说越得意，腾凤亦为他叫好，几乎出声。

泾水被冻得象条银龙似的僵卧着，一辆辆满载的胶皮轱辘，朝与大队方向相反，朝南驶去。泾阳、三原，耀县，在灰暗、脏乱的街上，开设着妓院和‘三青团招待所’，他们相偎站在门首，妓女在卖笑，特务在贪婪地望着我们这些路过的男男女女、徒手军人。吴驼子使个鬼脸，轻轻撞并肩的乐璐，“瞧！这两家门当户对，配搭得天衣无缝，男标女准，真够味！”乐璐摆了一下头，目光一瞬，“妓女嘛，泰半是穷家秦娥，被卖、被拐、而堕入青楼，个个都有一部血泪史至于那批。人类渣滓，却双手沾满鲜血，反共起家。可能个别也初具抗日心，而被骗作此下流，误入歧途。”队长连催跟上，“只你俩个七嘴八舌的，象砂罐煮屎！”刚出三原城，在村边蓦见八路炮团用白灰写的标语，“保卫华北，保卫全中国”、“团结抗日”，字字是那么耀眼醒目，我们个个雀跃，眉飞色舞，象服了兴奋剂，心也痒痒的。“西安事变时，彭石穿率主力红军坐镇云阳镇，红二十五军沿蓝田一带布防，配合东北军、西北军拱卫西安，对抗中国讨伐派。一九三七年秋，亦多在此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战斗序列为第十八集团军。过韩城，涉黄河，而赴河北、山西前线。……这些标语，无疑是当时留下的。“嘿嘿！叫人一睹，便高兴得象中暑汉猛饮下几碗清泉水呢！”余麻子憋着粗嗓子，口似悬河，炸谷炮般叙述着。向队长眯眯眼，欠着身子，小圆嘴也滑出：“三原离安吴堡不过三几十里，有青年训练班、冯文彬、乔木曾主持过训练，不少男男女女已分赴前线。”老余哈哈大笑：“也许还包括你那位可人儿！同在

颇垂襟正色，不露丝毫声色。但却心有余悸地细谈起他被大队长导引跨进十八集团军办事处。临离开，办事处人员一再叮嘱谨防特务照像和跟踪盯梢。果如其言，走出七贤庄，刚过革命公园，即遭盯上了，穿了几重街，还没甩掉。适逢狭巷一理发店，急躲进去，乘隙又走入店后厕所假意出恭，瞬即逾墙，进了另一条街，才将死对头一甩千里。他越说越得意，腾凤亦为他叫好，几乎出声。

泾水被冻得象条银龙似的僵卧着，一辆辆满载的胶皮轱辘，朝与大队方向相反，朝南驶去。泾阳、三原，耀县，在灰暗、脏乱的街上，开设着妓院和‘三青团招待所’，他们相偎站在门首，妓女在卖笑，特务在贪婪地望着我们这些路过的男男女女、徒手军人。吴驼子使个鬼脸，轻轻撞并肩的乐璐，“瞧！这两家门当户对，配搭得天衣无缝，男标女准，真够味！”乐璐摆了一下头，目光一瞬，“妓女嘛，泰半是穷家秦娥，被卖、被拐、而堕入青楼，个个都有一部血泪史至于那批。人类渣滓，却双手沾满鲜血，反共起家。可能个别也初具抗日心，而被骗作此下流，误入歧途。”队长连催跟上，“只你俩个七嘴八舌的，象砂罐煮屎！”刚出三原城，在村边蓦见八路炮团用白灰写的标语，“保卫华北，保卫全中国”、“团结抗日”，字字是那么耀眼醒目，我们个个雀跃，眉飞色舞，象服了兴奋剂，心也痒痒的。“西安事变时，彭石穿率主力红军坐镇云阳镇，红二十五军沿蓝田一带布防，配合东北军、西北军拱卫西安，对抗中国讨伐派。一九三七年秋，亦多在此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战斗序列为第十八集团军。过韩城，涉黄河，而赴河北、山西前线。……这些标语，无疑是当时留下的。“嘿嘿！叫人一睹，便高兴得象中暑汉猛饮下几碗清泉水呢！”余麻子憋着粗嗓子，口似悬河，炸谷炮般叙述着。向队长眯眯眼，欠着身子，小圆嘴也滑出：“三原离安吴堡不过三几十里，有青年训练班、冯文彬、乔木曾主持过训练，不少男男女女已分赴前线。”老余哈哈大笑：“也许还包括你那位可人儿！同在

此受过革命的洗礼。……大家听这谈吐，感到惊惊诧诧，目光一齐转向化学姑娘。她的笑涡顿时收敛，漠然正色道：“请勿见笑！我的脑海被化学试剂熏得木木麻麻；这也好！往往童言无忌！”“麻豆鼓，要不得啊！爱揭隐私。……从来就如此？”王大姐憋着一肚子不高兴，脸也拉着，驳话不投机的吴驼子，“对象，对象，互相心向，光明正大，隐私那像？歪曲编造，饶舌鼓簧！”乐璐懒洋洋忽而乐滋滋的：“我家门嘛，从来大方开明，她若恋爱，就公开。断不隐藏，象小家碧玉通常爱办的那样儿。啊！说到开明，三原当代出个于右任，大胡子，字也写得不坏，在国民党内，倒算个元老开明派，与蔡子民相差无几呢……提起他的字遒劲丰润、且有骨力，自成一家，世称颜筋柳骨。唐朝的柳公权，就是耀县籍呢。著《千金要方》的孙思邈也诞生于此。明隆庆六年，把他所著的药书刻在五通碑石上，立在磬玉山。或称五台山，尔后通称为药王山。”“你在引今喻古，可惜抗大的学生在这一带没走路的自由，民大的何尝不如此呢？无奈何，只好忍痛割爱。什么药王山石刻；泾阳的崇文塔、崇陵、郑国渠首；三原的城隍庙、龙桥、李渊的坟地献陵……不当道者，我们脚板踩不着的，只得一鼓脑儿暂且摒弃。”低头想事的吴驼子，似猛勾起什么心事，继续唠唠叨叨：“谁说不是呢？皆因政权不在老子们手里，处处受气，走路也没起码的自由，可见政权重要啊！有了政权，就有了一切，所以势在必夺呵！”西北风骤起，刮得四处乌烟瘴气，个个变成泥人，仅见眸子在炯炯发光，面孔也渐渐模糊难辨了。哨音尖叫，队伍就停止了前进。

老张心事浩繁，加上打前站起早睡晚，络腮胡子一连几天来不及修理。他那尖下巴变得象笋尖，颧骨也高高隆起，满嘴盈腮的胡子卷曲着，头发也稀稀落落，似患了痢疾，可目光始终炯炯有神、任般疲累依然唠唠叨叨，象话葫芦。腾凤靠近他，帮他缠紧松松垮垮的绑腿，央求道：“老大哥，民国史啥时扯哟？”他一转眼，嘴略吸动：“欠帐必还，立马就开始吧！”腾凤乐呵呵

此受过革命的洗礼。……大家听这谈吐，感到惊惊诧诧，目光一齐转向化学姑娘。她的笑涡顿时收敛，漠然正色道：“请勿见笑！我的脑海被化学试剂熏得木木麻麻；这也好！往往童言无忌！”“麻豆鼓，要不得啊！爱揭隐私。……从来就如此？”王大姐憋着一肚子不高兴，脸也拉着，驳话不投机的吴驼子，“对象，对象，互相心向，光明正大，隐私那像？歪曲编造，饶舌鼓簧！”乐璐懒洋洋忽而乐滋滋的：“我家门嘛，从来大方开明，她若恋爱，就公开。断不隐藏，象小家碧玉通常爱办的那样儿。啊！说到开明，三原当代出个于右任，大胡子，字也写得不坏，在国民党内，倒算个元老开明派，与蔡子民相差无几呢……提起他的字遒劲丰润、且有骨力，自成一家，世称颜筋柳骨。唐朝的柳公权，就是耀县籍呢。著《千金要方》的孙思邈也诞生于此。明隆庆六年，把他所著的药书刻在五通碑石上，立在磬玉山。或称五台山，尔后通称为药王山。”“你在引今喻古，可惜抗大的学生在这一带没走路的自由，民大的何尝不如此呢？无奈何，只好忍痛割爱。什么药王山石刻；泾阳的崇文塔、崇陵、郑国渠首；三原的城隍庙、龙桥、李渊的坟地献陵……不当道者，我们脚板踩不着的，只得一鼓脑儿暂且摒弃。”低头想事的吴驼子，似猛勾起什么心事，继续唠唠叨叨：“谁说不是呢？皆因政权不在老子们手里，处处受气，走路也没起码的自由，可见政权重要啊！有了政权，就有了一切，所以势在必夺呵！”西北风骤起，刮得四处乌烟瘴气，个个变成泥人，仅见眸子在炯炯发光，面孔也渐渐模糊难辨了。哨音尖叫，队伍就停止了前进。

老张心事浩繁，加上打前站起早睡晚，络腮胡子一连几天来不及修理。他那尖下巴变得象笋尖，颧骨也高高隆起，满嘴盈腮的胡子卷曲着，头发也稀稀落落，似患了痢疾，可目光始终炯炯有神、任般疲累依然唠唠叨叨，象话葫芦。腾凤靠近他，帮他缠紧松松垮垮的绑腿，央求道：“老大哥，民国史啥时扯哟？”他一转眼，嘴略吸动：“欠帐必还，立马就开始吧！”腾凤乐呵呵

的，大声嚷道：“大家静些，勿喧哗，老张头讲民国史呐，潜心恭听！……”他挺挺笊箕背，两眼左顾右盼，却聚精会神：“除辛亥之役与护国讨袁之战，北伐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，是正义的革命战争，亦属民国史范畴。我们大家拥护，我也不赘述。……目下只涉及军阀混战，狗打架。独夫民贼窃国大盗袁世凯、蒋介石，一个毒藤上的两个毒瓜，都先后代表中国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利益，乃世界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。一九一五年袁世凯，当皇帝梦未成，忧愤死后，其余孽爪牙分为直隶系，以曹锟、吴佩孚为代表；安徽系，则以段祺瑞、徐树铮为头面人物；奉天的胡子张作霖，则游离于其间，以壮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争夺加剧。英美帝国主义，策动直系军阀和西南的小军阀，同日本支持的皖奉军阀相抗衡，连年混战不已。当时控制北京的皖、直两系军阀矛盾重重。皖系头子段祺瑞以‘参战督办’的身份，依靠手中掌握的‘边防军’，及其谋士徐树铮所控制的‘安福国会’，把持北京政府的实权，扩张其反动势力。皖系军阀的专横弄权，引起直系军阀的强烈反对。当时奉系与皖系的直接矛盾，使徐树铮向内蒙扩张，同张作霖的‘大满蒙主义’相冲突。一九一九年六月，北京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，兼边防军总司令，授以节制内蒙、新疆、甘肃、陕西军队的全权。他上台后，在西北地区设银行，发行公债，办垦牧公司，积极扩张势力，这就引起视蒙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张大胡子的极大不满，因而决心与直系联合，共同反对皖系。一九二〇年三月，张作霖、曹锟，先后召集八省代表（直、苏、赣、鄂、豫、奉、吉、黑）举行秘密会议，组成八省反皖联盟。同年五六月间，吴佩孚从湖南带兵北上，进驻豫、直各要地。徐树铮面临此局势，急由库伦返北京，调动皖系备战。同年七月四日，总统徐世昌罢免了徐树铮的本无各职，引起皖系深恶痛绝。段祺瑞即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，又胁迫徐世昌亦罢免曹、吴本兼各职，此时的张大胡子正扮演和事老，以调停时局的

的，大声嚷道：“大家静些，勿喧哗，老张头讲民国史呐，潜心恭听！……”他挺挺笊箕背，两眼左顾右盼，却聚精会神：“除辛亥之役与护国讨袁之战，北伐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，是正义的革命战争，亦属民国史范畴。我们大家拥护，我也不赘述。……目下只涉及军阀混战，狗打架。独夫民贼窃国大盗袁世凯、蒋介石，一个毒藤上的两个毒瓜，都先后代表中国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利益，乃世界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。一九一五年袁世凯，当皇帝梦未成，忧愤死后，其余孽爪牙分为直隶系，以曹锟、吴佩孚为代表；安徽系，则以段祺瑞、徐树铮为头面人物；奉天的胡子张作霖，则游离于其间，以壮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争夺加剧。英美帝国主义，策动直系军阀和西南的小军阀，同日本支持的皖奉军阀相抗衡，连年混战不已。当时控制北京的皖、直两系军阀矛盾重重。皖系头子段祺瑞以‘参战督办’的身份，依靠手中掌握的‘边防军’，及其谋士徐树铮所控制的‘安福国会’，把持北京政府的实权，扩张其反动势力。皖系军阀的专横弄权，引起直系军阀的强烈反对。当时奉系与皖系的直接矛盾，使徐树铮向内蒙扩张，同张作霖的‘大满蒙主义’相冲突。一九一九年六月，北京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，兼边防军总司令，授以节制内蒙、新疆、甘肃、陕西军队的全权。他上台后，在西北地区设银行，发行公债，办垦牧公司，积极扩张势力，这就引起视蒙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张大胡子的极大不满，因而决心与直系联合，共同反对皖系。一九二〇年三月，张作霖、曹锟，先后召集八省代表（直、苏、赣、鄂、豫、奉、吉、黑）举行秘密会议，组成八省反皖联盟。同年五六月间，吴佩孚从湖南带兵北上，进驻豫、直各要地。徐树铮面临此局势，急由库伦返北京，调动皖系备战。同年七月四日，总统徐世昌罢免了徐树铮的本无各职，引起皖系深恶痛绝。段祺瑞即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，又胁迫徐世昌亦罢免曹、吴本兼各职，此时的张大胡子正扮演和事老，以调停时局的

身份，暗中却赴保定与曹锟进一步勾结。徐树铮拟设‘鸿门宴’捕杀之，未果。张遂下令奉军入关，分布在京津、津浦两路和马厂、军粮城一带，达七万之众。同年七月十日，段祺瑞正式下总攻击令；七月十二日，曹锟、张作霖联名通电讨段，直皖战争遽尔爆发。十四日——十八日间，双方在涿州、高碑店、琉璃河一带激战，结果皖军大败，十九日段自请免除本兼各职。直奉两军遂陆续开抵北京，分别接收南北苑营房。

腾凤从行军壶里倒一杯水，笑嘻嘻地递给老张头：“润润嗓子吧，谈了这一大阵子，也口干舌焦了。”他顺手接过，一饮而尽，抹抹他的络腮胡，咯了一大口痰，“在直皖战争中，张作霖以庞大兵力，放在直系军的侧翼，毫无损失，坐收渔人之利，遂染指北京政权，他和曹锟共同组成靳云鹏内阁。曹锟、徐世昌、张作霖，靳云鹏四巨头。议定北京政府的一切重大措施，均须曹、张两人同意，不仅如此，他还从皖军中抢夺大批财物辎重，装车百辆，运回奉天。包括南苑的十二架飞机，两只探照灯，均不放过。这惹起曹锟大为不满，谴责道：“张雨亭，真是地道的胡子，得那些东西还不够，连两个灯还要！”他还与直系，争相收编皖系军队，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。他也反对吴佩孚，要召开‘国民大会’，以解决时局的主张，并谴责吴受美国唆使。他却紧紧勾结日本，派兵占据京、津要地，另任命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，统辖内、外蒙；并派邹芬一旅，由察区进驻陶叻林；随后又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，非奉系的绥远都统马福祥，也只好‘望尘景附’，于是张作霖由东北王变成满蒙王了。所有这些，曹、吴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。可张大胡子步步进逼，嫌西北为荒瘠之地，想向长江流域发展，与直系争夺两湖与江苏。结果江苏督军为直系将领齐燮元所得，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，肖耀南为湖北督军。张大胡子拟联络原为两湖巡阅使的王占元，制服吴佩孚的计划破产了。于是张大胡子益愤愤不平，一怒而辞去蒙疆经略使。并声称直系得一巡阅使，他也要获一巡阅使，以资利益均